



文藝譯叢

戰士的友誼

蕭洛霍夫等著

文藝譯叢

戰士的友誼

蘇聯 蕭洛霍夫等著

蔣夏林譯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戰士的友誼

著者 蕭 洛 霍 夫 等

譯者 蔣 夏 林

分類 文學・藝術—小說

書號.107 字數.79 000

開本. 762×1067 1/32 印張. 4 $\frac{1}{4}$

一九五五年十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本次印數 10 000 冊

1—10 000

定價 四角七分

(進口紙本)

出 版 者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上海圓明園路一六九號

總 經 售

上海圖書發行公司

上海山東中路一二八號

三新印刷製版所製版

三星印刷所印刷

上海浙江北路一二九弄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七二號

本書各篇選譯自 СОЛДАТЫ РОДИНЫ,
РАССКАЗЫ Ф.КНОРРЯ, НА БОЕВОМ
ПОСТУ等

內 容 提 要

本書所收十個短篇小說，描寫衛國戰爭時期，蘇聯
士兵保衛祖國，反抗法西斯敵人的英勇事蹟，和戰爭烽
火中同志間的親密友誼。這裏寫了實有其事、人人皆知
的著名的英雄人物，同時也寫了許多平凡的、但是非常
動人的生活中的小故事，這些故事從各個角度反映了蘇
聯人民的光輝純潔的精神面貌。

目 次

謝依蘭揚：

克羅斯卡..... 1

友誼的故事..... 12

巴夏諾夫斯基：

他的命運..... 21

克諾列：

黑暗中的會見..... 32

蕭洛霍夫：

戰士的友誼..... 50

涅斯捷爾斯基：

魯費洛夫：

在戰鬥的崗位上..... 61

斯柯爾賓：

光榮的職業..... 79

安東諾夫:

北極光.....88

謝依蘭揚:

友誼..... 100

契普林:

巴甫洛夫大樓..... 117

克 羅 斯 卡

謝 依 蘭 揚

有一天，達爾賓揚上校率領自己的砲兵通過森林，正向新地段行進，一個黃頭髮、藍眼珠的孩子向他跑來。看樣子他已經跑了很久，呼吸有些困難。

砲兵們給他倒了一碗水，撫愛着安慰他。孩子一邊激動地抽搭他的獅子鼻，一邊說：在砲兵們經過的道路旁邊，他們住的村莊裏，隱藏着希特勒匪徒。

上校知道敵軍部隊昨晚已經撤出村莊，所以對這孩子的報告感到奇怪。

“你的意思是說他們沒有全部開走嗎？”他追問着。

“沒有走光，上校同志。”

“他們還剩下很多人嗎？”

“不……大約十個，也許是十二個，都住在一所房屋裏。”

“他們也許是沒來得及逃跑，也許以為我們部隊從旁邊經

過，想竄進我們的後方去。”上校這樣思索着。

“可是你能把那座房屋指給我們看看嗎？”

“當然能，就是爲了這個我才來……”

當大砲推到樹林邊緣的時候，孩子指着山崗邊上的村莊說：

“你看見河邊上橋後頭的那座白房子嗎？就是那個……他們就在那裏。我們的人那裏可一個也沒有。”

“你叫甚麼名字，孩子？”達爾賓揚用望遠鏡仔細觀察着村莊，問他說。

“叫甚麼名字？”孩子猶疑了一下又說，“本來叫費加……可是孩子們都叫我克羅斯卡。”

“克羅斯卡，那麼就叫克羅斯卡好了……你聽我說，克羅斯卡，你有沒有弄錯？也許法西斯匪徒不是在那座房子裏，比如說，要在那邊的一座呢？”

“不，上校同志，他們是在那裏，我早就知道。”他的聲音突然顫抖起來，“他們打死了我的母親……他們……”

上校派了幾名衝鋒槍手到村莊去，叫他們活捉法西斯匪徒。可是衝鋒槍手很快就回來，排長報告說，敵人在堅守着那座房屋，並且頑強反擊。於是達爾賓揚上校向砲兵連長吉甫抽夫點了一下頭。

過了幾秒鐘，白色房屋飛到空中去了。達爾賓揚敏銳的眼光看見從濃密的煙塵裏跳出了兩個黑影，向橋那邊跑去。可是第二次射擊的砲火殺傷了他們。

克羅斯卡握着拳頭，兩眼緊盯着村莊。

當爆炸的煙塵已經散開的時候，達爾賓揚問道：

“這是誰的房屋呢，克羅斯卡？”

“誰的？……是我們的。”

上校把手搭在孩子的肩膀上，迅速地把他臉孔扭轉過來，然後問道：

“你們的！”

“是呀，上校同志，你隨便問誰都知道。”

達爾賓揚抱住了他，不安地看着他的眼睛說：

“這是怎麼搞的？我們把它擊毀了……”

“沒關係，上校同志，戰勝法西斯後我們蓋新的，比這個還要好。”

達爾賓揚沉思了一會兒又問：

“村子裏有你的甚麼人，克羅斯卡？”

“誰也沒有……母親被打死啦，父親在前綫。”

“常收到他的信嗎？”

“沒有……”

*

砲兵準備繼續行軍，上校挺直了身子，伸出手來向克羅斯卡說：

“呶，謝謝你的幫助，克羅斯卡，祝你健康。”

孩子的眼光垂下來，他好像要說什麼話，可是又有些猶疑。

“上校同志，把他帶走吧！”吉甫抽夫小聲說。

“你願意跟我走嗎，克羅斯卡？”

克羅斯卡緊緊地抱住了上校的膝蓋，代替了回答。

“你要吃苦的，孩子，”達爾賓揚說。

“沒關係，上校同志，我能克服。”

達爾賓揚凝視着克羅斯卡蓬亂的頭髮，點了點頭。

雖然克羅斯卡很消瘦，可是他表現得很堅決和頑強。他不怕雨、寒冷和長途行軍，並且夜晚可以不睡覺。

克羅斯卡在達爾賓揚上校砲兵部隊中不久便獲得了敏捷、勇敢的偵察員的光榮稱號，他不怕黑暗的夜晚，不怕稠密的森林。

有一天，吉甫抽夫砲兵連被包圍，敵軍坦克緊緊集結在砲兵連駐在的高地周圍。砲彈用完了，和友隣部隊的聯系也已中斷。吉甫抽夫大尉受了重傷，離開了隊伍。

克羅斯卡決定無論如何要衝出包圍圈去通知自己的部隊。

高地的斜坡光禿禿的，什麼也沒有。只在山脚下才有幾棵灌木叢，如果順着斜坡跑過去，那是沒有好處的，因為在跑到灌木叢以前，德寇來得及射中他。

敵軍砲彈不斷爆炸，炸起了大塊泥土和石塊。克羅斯卡觀察了很久，他觀察這些土塊和石塊後來怎樣沿着斜坡滾到灌木叢裏去。當一個爆炸的煙柱向空中升起的時候，克羅斯卡從埋伏裏出來了。

“走啦！”他喊了一聲，兩隻手緊緊抱着膝蓋，像一個麵包似的滾進煙霧裏面。

最銳敏的眼睛在這一瞬間也分不清斜坡上滾着的是石塊還

是土塊。

克羅斯卡平安無事地滾到斜坡下面，隱蔽在灌木叢裏。

過了半點鐘，遠射程砲兵連開始向高地的山脚下射擊。

“同志們，克羅斯卡到達我們部隊了！這是我們的大砲射擊！”一個砲兵喊着說。

砲兵連得救了……

那些天在戰士中間到處談論着克羅斯卡，上校親手把獎章給他戴在胸前，吉甫拙夫大尉從野戰醫院裏寄來一封表揚的長信。

*

但是砲兵們所以喜歡克羅斯卡，倒不僅僅是因為他的勇敢。

克羅斯卡會唱很多歌，戰士們喜歡聽他那響亮尖銳的嗓音，他就用這樣的歌喉愉快地唱那些歌曲。

達爾賓揚上校也是一個酷愛歌曲的人。當他評定軍官服務成績的時候，總要考慮到他們在連隊裏唱戰鬥歌曲唱得怎樣。當一個軍官推托說在他的連隊裏沒有好嗓音的戰士，達爾賓揚上校冷笑着說：

“歌喉並不是主要的，需要的是偉大的士氣，可是我們戰士的士氣怎樣呢？你自己也知道。”然後他眯起眼睛，深思着補充說：“噯，你不知道，前綫上休息的時候歌曲有多麼大的鼓舞力量。”

達爾賓揚會用幾種語言唱歌：俄文、阿爾明尼亞文、格魯吉

亞文和烏克蘭文。所以在砲兵中間永遠有些人喜歡跟隨他合唱。

當他聽見克羅斯卡最初唱的幾首以後，非常高興。

掩蔽部裏瀰漫着馬合煙的濃厚的煙霧。在暗淡的燈光下勉強可以看出圍在克羅斯卡身邊坐着的戰士們的臉孔。

達爾賓揚靠着牆壁出神地凝視着克羅斯卡，凝視着他那莊嚴而消瘦的臉孔，傾聽着他那婉轉而清澈的歌聲。

克羅斯卡唱完以後，達爾賓揚上校把他拉到自己身邊，故意裝出正經的臉孔說：

“你這個黃嘴的雛鳥給我們戰士們唱的是什麼啊？”

大家都笑了……

克羅斯卡得知上校想到野戰醫院去看吉甫抽夫大尉的消息，他請求上校把他也帶去。達爾賓揚說：

“好吧，可是有一個條件：一路都要唱歌。”

“是，上校同志。”

“然後你還要給吉甫抽夫唱。”

“我唱。”克羅斯卡欣然同意說。

*

野戰醫院在一個小村莊裏，那裏生長着一片枝葉茂盛的楓樹林。

克羅斯卡坐在汽車裏，身上穿着節日的服裝，皮鞋擦得亮光光的。

這天天氣晴朗，醫院的窗子都大敞開着。

上校的汽車剛開到籬笆跟前，克羅斯卡就聽見吉甫抽夫響

亮而愉快的聲音：

“克羅斯卡，小鬼！”

克羅斯卡從車上跳下來跑到窗前，而當上校通過醫院彎曲的走廊走到病房裏的時候，克羅斯卡已經跳過了窗台，投進吉甫抽夫張開兩臂的懷抱裏。

克羅斯卡等待這個會面等了很久，他急盼着和大尉談話，給他唱歌。可是現在病房裏的情況和同志們好奇的眼光使他覺得有些不安。所以當吉甫抽夫請他唱歌的時候，克羅斯卡猶疑了一下。

一個傷員從托架上拿下風琴開始奏樂，克羅斯卡唱起來了。別的病房裏的傷員們也聚攏到這間病房裏來。

克羅斯卡和往常一樣唱着的時候，圍在他周圍的人們表現出緊張、聚精會神和沉思的臉色。很明顯，克羅斯卡的歌聲喚起了每一個人心裏的共鳴，喚起了他們親切的回憶。

沒有人注意到隔壁病房裏所發出的騷亂聲，沒有人注意到迅速向那裏跑去的醫生和慌張的護士們。

護士突然走進病房裏來說：

“不要唱了，孩子。”爲了回答傷員們的疑問，她又加了一句說：“少校的情況不好……”

原來躺在隔壁房間裏受重傷的少校聽見克羅斯卡的歌聲以後想要走下床來，結果很糟，摔倒了失去知覺。

克羅斯卡默不作聲，縮着身子。給他奏手風琴的戰士看見孩子窘困的樣子，就說：

“不要緊，小伙子，醫院裏什麼事情都有，不要怕。”

克羅斯卡不知所措地走到院子裏去，心裏很難過。

籬笆後邊的楓樹林下面通過了一排卡車，其中一輛停下來，司機探出身子喊着問：

“克羅斯卡，你在這做什麼？我們走吧！”

卡車是他們部隊裏的，克羅斯卡高興起來。

“等一下，我走！”他喊了一聲，拚命地跑到房裏去向上校請示。

過了一會兒，他已經爬上了車廂。

*

達爾賓揚在離開野戰醫院以前，到隔壁病房少校那裏去道歉，克羅斯卡唱歌所引起的事件使他很難過。

少校已經恢復了知覺，達爾賓揚走近床邊說：

“請原諒，好朋友，我們擾亂了你。”

受傷的少校顫抖着蒼白的嘴唇說：

“沒什麼，上校同志……我想走近些聽他唱歌。”

值班的護士給達爾賓揚拿過一張椅子來。

“請坐，上校同志。”

達爾賓揚坐下了。少校沉默了幾秒鐘，好像在想什麼事情，然後問道：

“上校同志，這孩子是誰？”

“我的戰士。可是你為什麼問起他呢？”

“我有一個兒子，他也常常唱歌……他們的嗓音很相像……”

“現在你的兒子在哪兒？”

“不知道。戰爭開始的時候我把他和愛人一起留在鄉下。”

“兒子叫甚麼名？”

“費加。”

上校想了一下……“費加，費加……”

“那孩子現在在哪裏？”少校又問。

“回部隊去了。”

“他唱的真好……真想再聽他唱一下。”

上校站起身來說：

“我以後把他帶到你這來……你可以聽他唱。”

達爾賓揚已經不再懷疑少校就是克羅斯卡的父親了。但是他覺得現在不能告訴他，要過些天等少校的傷勢好轉以後再告訴他。

達爾賓揚小心地握了一下他放在被子上的蒼白的手掌，然後走出來了。

汽車有節奏的搖晃使達爾賓揚沉沉欲睡，他一路上想，生活是多麼令人驚奇，在生活裏是無奇不有的！多麼重大的考驗担負在克羅斯卡脆弱的肩上，他遭受了多少苦難！他看見了法西斯的暴行，遭到母親死亡……他不僅看見了戰爭，而且還參加了戰爭……不是正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在他的歌聲裏才充滿了那種深刻而動人的感情嗎？

*

過了幾天，達爾賓揚聽回到部隊裏來的吉甫抽夫說，少校已

經好轉了，因此他決定和克羅斯卡再到野戰醫院去。

正是仲春時節，原野一片碧綠，樹枝吐出嫩葉。但是砲彈的傷痕在春天的大地上却更加明顯了。

車子在村道上駛着，因為公路上開汽車還很危險。

克羅斯卡坐在司機和上校中間，他們很久沒有講話，後來還是上校開口說：

“我們商量好，克羅斯卡，從今天開始我就叫你費加，可是你到底叫什麼呢，克羅斯卡？”

汽車在凹坑的地方激烈地震盪着，克羅斯卡搖晃着身子倒向上校這邊來，上校緊緊拖住了他的肩膀。

“你想不想看見你的父親，費加？”

“父親？”克羅斯卡一陣陣地倒向上校，注視着他那閃着光芒的灰眼珠。

上校有些着急，他覺得今天這條路好像比平常長了兩倍。

突然，空中傳來了斷斷續續的飛機聲。

“轟炸機！”上校緊張地說。

司機立刻離開道路，把汽車開到最近的叢林裏去。德寇的“雲克爾斯”型轟炸機隊像一羣餓狼似的狂叫着低低掠過地面。

“他們往哪飛啊？”上校想。

不遠的地方發生了爆炸，地面在震動着。

“投彈了，”達爾賓揚說，“可是往哪投呢……這附近也沒有軍事目標……”

過了一會，四周又沉寂下來的時候，汽車又繼續前進……

到達目的地以後，野戰醫院已經被炸毀了。廢墟中露出坍塌的床鋪，蓋滿塵土的被子和血跡斑斑的屍體。

雖然達爾賓揚知道，在克羅斯卡短短的生活裏看見過許多可怕的事情，可是他還是緊緊地把他抱在懷裏，用顫抖着的手掌遮住孩子的臉孔。

“我們離開這裏吧！費加，”他瘖啞地說出了這句話。